紅樓復夢/09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復夢

◀上一回

第九十九回　上青墳不忘貞友　來舊宅情感故人

下一回▶

話說眾人正同飛雲說笑，聽事嫂子來報，金陵珠大太太同璉二太太到了。眾人大喜，忙去迎接。剛到景福堂，見李宮裁同平兒，後面帶著毓哥兒、寧馨姑娘兄妹兩個。寶釵、海珠們就在景福堂補拜年，道喜問好。桂堂、巧姑娘磕頭請安，松壽弟兄們彼此相見，熱鬧作一團。宮裁同平兒道：「等見過老太太，咱們再說話。」

眾人陪著轉到後卷棚，見桂夫人、石夫人、金夫人、梅姑太太、柳太太、竺太太帶著姨娘、姑娘們上前迎接，彼此相見大喜。金夫人道：「你們姐妹兩個怎麼今日才來？仔嗎三奶奶又不同來？」宮裁道：「家裡事多，那兒丟得下。好容易料理妥當，交給三奶奶照管幾天，咱們姐妹兩偷空兒給老太太道喜，又給兄弟妹妹們送行。」平兒道：「珍大哥有書子來，說劉大人已起身回籍。蘭哥兒到京，那宅子亦用不著什麼收拾添改。

倒是兵部大人對珍大哥說，叫知會武烈夫人，必須要去望闕謝恩。連那幾個受封的，都斷不可少。我來回太太，讓寶姑娘們去謝恩，才是個道理。」寶釵道：「我昨晚燈下起了一數，知驛馬已動，難以遏止。說不得應該去走一遭。」平兒們點點頭，來到怡安堂同夫人、太太、姨娘們俱各道喜行禮。

桂夫人道：「你們兩位太太都在楚寶堂，先去見個面兒，再往介壽堂去不遲。」宮

裁、平兒都道：「甚是。」來到楚寶堂，見王夫人、柏夫人老姐妹對坐下棋。宮裁、平兒上前請安磕頭，彼此問過安好。宮裁們回了些新舊要緊家務，並祠堂、墳墓、莊田、房產之事，又回些親友中嫁娶婚喪之禮，才回到珍大爺寄來書信，念與太太聽過。柏夫人對王夫人道：「這是一件正理，要去。」王夫人點頭道：「你們且去見過老太太，咱們再說話。」

宮裁同平兒下來，往介壽堂見祝母請安道喜。略敘幾句閒話，就將寶釵必得進京之話說了一遍。祝母點頭道：「這是理該的。有誰高興的，同寶姐姐去逛會子來也好。」平兒笑道：

「老太太這樣吩咐，只怕高興的人多著呢。」祝母笑道：「他們後生家愛東逛西逛，不像咱們上了幾歲年紀，一動不如一靜，多坐會子都是有趣的。本情家裡又沒有什麼丟不下的事，讓他們去出個景兒也好。」宮裁道：「寶妹妹去，不過來回三個月，出慣門的不值什麼。」祝母對毓哥、寧馨道：「慧兒們都跟著他母親們作鬥草會，你兄妹兩個也去熱鬧罷。」毓哥答應，同寧馨來如是園，找著慧哥兒、定哥兒、閏姑娘、寄生一班小兄妹同在一處玩耍。宮裁、平兒在介壽堂同各位太太們陪祝母飲酒閒話。寶釵們在園中作長宵之會，笙歌達旦。

次日，夢玉們去各處上墳，寶釵眾姐妹相約給周婉貞上墳，都到接引庵相會。等玉大爺們上過祖墳，周惠夫妻帶著過繼裱褙匠的兒子周貴，又是奶子抱著周大奶奶週歲的小兒子福兒，先在婉貞墳上搭棚伺候。不多會寶釵同奶奶、大爺們到齊，上香酹酒，一齊跪拜，急的周惠夫妻磕頭叩謝不及。眾人拜完之後，寶珠道：「我代婉姐姐拜謝諸位哥哥、姐姐。」說畢，倒身下拜。寶釵們不覺心動，趕忙同拜。眾人在棚下吃了一會茶，夢玉道：「我還要到一處去燒張紙兒，你們先到庵裡去等。」海珠道：「是要給桑奶子上墳，只要差人去燒張紙兒，何必要你自去。這不可笑！」眾人都說海姐姐說的甚是。夢玉笑道：

「我並不是給桑奶子上墳，另有一個必須我親自到的。」秋瑞笑道：「我知道，生前我作過惡人，死後落得做個人情，讓他去罷。」海珠、紫簫忽然想起，點頭道：「不錯，咱們不犯吃鬼的醋。請大爺去上墳，咱們都到庵裡等候罷。」眾姐妹一路笑著上轎，又往接引庵來。周惠備下精緻素面伺候。原來夢玉去給素蘭上墳、燒紙、上供，禱祝一番，來到庵裡，同姐妹弟兄用過素面進城。接連兩日往各處辭行。

寶釵將願去逛的姐妹回過老太太，都趕著收拾起身，各院中無不忙亂。夢玉帶老家人徐忠並幾個老成得力家人、小子，寶釵帶林之孝的兒子林全同董升、蘇貴兩對夫妻，還有璉二奶奶派的家人小子、姑娘媳婦，碼頭上搬運行李，晝夜不絕。此時祝母們也不知誰是去的，誰是在家的，只等他們起身後才能知道。

到了起身吉日，來送行的男女內外擠滿。夢玉將垂花門以外之事，重托梅、鞠兩丈人耽承料理；托查本、槐蔭、趙亮、周惠管理兩宅事務，小心謹慎。各位師爺、各鋪伙計、各職事家人，俱面為諄托。外面交代妥當，到楚寶堂來，命姑娘們用玉杯斟上一杯美酒，向著探春跪下道：「敬姐姐這杯酒。我將兩宅中事務盡交姐姐一人總理，分我母親們心力。我也不說別的，總是夢玉死生富貴與姐姐同享。」探春一手接杯，一手相扶，淚如雨下道：「你放心，我不負重托。」海珠們亦俱拜托。夢玉同眾姐妹往四堂拜托各位姨娘同職事的姑娘、嫂子。兩宅中的姑娘、嫂子聽見大爺就要起身，比那周娘子府場分別還要傷心，無一個不哭的兩眼通紅。連那些不得時的丫頭們，也是順著鼻子盡淌眼淚。

祝母歡喜孫子成名做官，簪纓有繼；悲的是遠離膝下，不能朝夕相依。瞧著寶釵領著姐妹弟兄跪了一地，磕頭辭行，祝母將塊挑花羅帕握眼拭淚，將右手對著他們向外亂擺。柏夫人們知老太太之意，向著寶釵眾人用嘴呶道：「你們去罷。」夢玉涕下如雨，同寶釵眾人退出介壽堂，都到怡安堂等候各位太太。只見金鳳、紅綬、彩鳳對寶釵道：「二奶奶只管放心，不必惦記。太太有我三人服侍，再無不竭盡心力。」寶釵道：「太太待你三人如女，就是我妹子一樣，再無不放心之理。」正說的熱鬧，只見各位夫人、太太都往介壽堂下來。柏夫人道：「老太太說沒有別的吩咐，叫你姐妹弟兄休分彼此，總要一生和好，關切照應。各家的祖父，都是清介忠正，務要你們做官無墮家聲，須各替祖父增光，清廉報國。倘聲名狼藉，斷不令足跡入家門，從此不復相認。再隔數年老太太八十大慶，望著你們回來祝壽，團圓大會。一路上和氣小心，諸事謹慎，餘無多囑。」姐妹弟兄跪領慈訓，連聲答應。柏夫人、王夫人、薛姨太太們一齊道：「我們並無別囑，總切記老太太的慈訓就是了。你們幾個同寶姐姐去逛的，同去同來，休要耽擱。」桂夫人道：「說不了的是離情別緒，吉時已至，讓他們走罷。」寶釵答應，拜別過眾位太太，領著眾人就走。李宮裁同平兒拉著寶釵，又交代了些說話。太太們一直送到茶廳，看著上轎。

寶釵、海珠對查大奶奶們又再三諄囑幾句，這才上轎起身。

來到碼頭，有總鎮姜大人同文武各官在館驛送行，並差官領五十名水師兵，擺隊護送過江。寶釵等面為稱謝。其餘男女親族俱送至江口，人人灑淚而別。梅香月、鞠冷齋代女媚、兒子致謝。各官回署。水面上鼓樂聲中，又是連聲大炮，各船放開江面。

夢玉在寶釵船中說話，有汪嫂子進艙來回道：「跟二老爺去的周太要見。」夢玉忙吩咐叫他進來。周太答應，走進官艙，給寶姑奶奶、大爺、大奶奶們請安。寶釵忙問道：「老爺好！差你回來幹什麼？」周太道：「老爺同三舅老爺因吏兵二部催著進京，不能耽擱，為此趕著起身回家，瞧瞧老太太就要進京。

差奴才作前站，老爺們明日可以到家，只怕攆得上大爺們都論不定。」夢玉們大喜道：「你快些家去，給老太太個信兒。橫豎咱們走的慢，老爺很可攆得上。」周太答應出艙，跳上快船回去報信。次日祝筠同桂廉夫到家，母子歡聚數日。祭祖掃墳，請客開筵，內外又熱鬧了十來日，這才起身到京不表。

且說寶釵們開出江面，有金山寺長老率領僧眾送行，每船送金山豆豉、果品、點心，夢玉們再三致謝。船入瓜洲口，寶釵吩咐辭謝了營中官弁兵丁。夢玉命前後各船泊在金龍大王廟前，請各位爺們上去拈香。廟中和尚到船迎接，寶釵約眾姐妹們一同上去。此時廟中早已點上香燭，分作幾班禱祝禮拜。夢玉對柳緒道：「當年我同你江口分手後，到此廟對神許願，並在壁上留下一詩。今日果稱其願。」柳緒同玉友們走到壁前，見夢玉所題詩句，十分感歎。又到神前拜謝，取銀一百兩，交與和尚重塑大王金身，演戲酬願。

姐妹們拈香已畢，趕著上船，往揚州開放。剛到塔灣，就有雲巢庵月上親來迎接，上各船相見，請各位奶奶同眾位爺們到庵歇息。寶釵同夢玉們商量道：「咱們在揚州，原為給林姑娘上墳，並非要遊玩耽擱。若到碼頭，一定被各官纏住，你請我請的，白耽擱工夫，依我說不如就在這兒上去，到雲巢庵領了月上的情，就在庵中相聚一宵，明日在林姑娘墳上盤桓半日，吃過早飯開船。各衙門咱們都不去驚動，吩咐眾家人，有來接的回帖請安道謝，不用留帖。」夢玉們點頭道：「姐姐所見甚是，吩咐老家人徐忠照著去辦。」不一會各船靠著一帶空堤，一字兒泊住。眾家人上去趕辦轎馬，並明日林姑娘墳上祭品香紙及爺們的早飯。各人分頭去辦，一會工夫，轎馬齊備。夢玉弟兄同寶釵眾姐妹一齊俱往雲巢庵來。

原來月上得賈、祝兩宅護法，庵中添蓋方丈、禪房、花園，十分精雅，房屋甚多。

又招收了些徒弟，庵門興旺之至。寶釵眾人來到雲巢庵，先上殿前拜佛，各處拈香。月上師徒擊磬鳴鍾，甚為恭敬。候參拜已畢，請入方丈待茶。秋瑞道：「拜佛已畢，謹防緣簿。」寶釵笑道：「月師是我閨門佛印，且是妙公弟子，諒能免俗。」月上笑道：「緣簿剛要出現，被寶二奶奶當頭喝住。名曰緣簿，其實夫緣。」夢玉笑道：「無緣正是有緣。咱們今日是緣外之緣。」

眾人一路說笑來到禪房。寶釵見房間款式無不精雅，不住口贊道：「妙公得傳衣缽。」汝湘道：「這一帶竹石花木頗有禪意，不亞洛迦風景。」月上笑道：「荒林野剎，無足流覽。過蒙謬許，徒增笑柄。」師徒讓奶奶、爺們坐下，用舊砂罐煎梅花雪，取出古磁杯、樽、甌、碗各樣，款式古樸陸離，配以蓮心、雀舌、梅片、雲根，秋瑞們深為誇贊。海珠道：「比咱們那年飲荷露茶更饒風雅。」

夢玉道：「月師雅人，無事不堪品題。我另有一事奉托，佛殿上柱對，係我先人之筆。剛才見有脫落之處，望月師收拾，加意護持，此不易得之手澤也。因有先人筆墨在前，我不敢再留筆墨，等我到京後作篇《雲巢庵記》，寫好寄來，刻石鑲在這迴廊壁上，將來作這庵中的古蹟。」

寶釵道：「我同珍姑娘也有點子古蹟，可以垂之不朽。」月上道：「那年所題之畫，我珍藏如寶。每年風日京收拾，恐飽蠹腹。」梅春道：「取出來咱們領教。」月上應允，往自屋裡去，將那幅舊畫取出展開。眾人吟詠數四，無不贊歎。惟有彩芝眼淚紛紛，歎道：「可憐林姐姐，所題之句令人腸斷。」紫簫道：「林姐姐留此筆墨，雖死如生。若我輩無可留於人世者，雖生如死。」桂堂道：「古今來傳之於世者，代不乏人。但多傳而不傳者，如不如不傳之為貴也。」

姐妹弟兄議論一會，月上吩咐擺設素齋，內外款待。姐妹們彼此暢談。夜間明月滿庭，珍珠彈琵琶，彩芝鼓瑟，秋瑞撫琴，芳芸品簫，汝湘吹笛，紫簫眾姐妹各盡所長，仙音嘹嚦。

松壽們舞劍助歌。一宵歡樂，不知東方之既白。

次早，各人梳洗，用過點心，轎馬齊備，都往黛玉墳上來。

只見周圍盡是梅樹，離墳數丈是月上建造的迴廊亭閣，依水傍山，很有點子景致。

寶釵們先在亭中歇息一會，同到墳堂，見大小兩座墳墓，修整的十分整齊，兩邊俱擺著祭品。寶釵先在林如海墳前上香敬酒，恭敬禮拜，默禱一番。拜畢，松壽弟兄姐妹分班祭拜，寶釵帶著慧哥兒在旁回禮。諸人奠酒已畢，來祭黛玉。彩芝瞧著墳前碑記，一陣心酸，對著墳堆叫一聲」黛玉」，發聲大哭。寶釵、珍珠、夢玉、海珠們無不掩面而哭。彩多哭了一會，眾人勸住。寶釵拈香，領著眾人祭拜。彩芝道：

「我代林姐姐回禮，拜謝眾人。」寶釵道：「林姑娘今日墳前有此雅聚，想起來當日死的有趣。不是當年那一死，何能有今日之會。」

秋瑞道：「這樣說起來，珍姑娘也是金山寺前死出理來的。」寶釵道：「珍姑娘不是死出理來的嗎？我恨當年不死，這會兒鬧的不死不活，報怨誰呢？」寶釵說著又淚流滿面。月上請到四面閣去用茶歇息。松壽道：「我想起玉大爺那年在這兒給林姑娘上墳添土，家人們回家對我說那光景，被我笑了幾日。

誰知今日咱們也都在這兒上墳。」寶釵道：「上墳有什麼可笑？」松壽將家人們形容說話細說一遍。眾人聽到柳大奶奶的眼淚上又添了好些林姑娘墳上的土，不覺一齊縱聲大笑。薛寶書握著嘴，笑的不能仰視。孟瑞麟笑道：「不是玉兄弟這一番的傻氣，安能聚著這些姐妹弟兄。實在是千古第一個多情種子。」

眾人一路說笑，來到四面閣。各人洗手更衣，淨面撲粉。

家人們備下酒飯，擺設閣上，四面都有野景。姐妹弟兄帶著月上師徒暢飲半日。彩芝再三囑托月上修整墳墓，照應梅花，寧增無減。月上連聲答應。自此年年收拾，梅樹越多。至今揚州有梅花書院，就是當年黛玉埋香之所。

且說眾人玩賞半日，用完酒飯，候家人們吃畢，謝了月上師徒，就在墳前囑別。也不去游平山景致，竟回到座船，辭了月上，吩咐開船長行，不必在碼頭耽擱。各家人各持名帖，前去止住迎送之人。一路竟自銜尾而進，在途中正是春光明媚，一路無詞，不日已到京師。

賈珍差蓉哥兒夫妻出城迎接寶釵、珍珠，說不盡那番悲喜，玉友更外親熱。蓉大奶奶見過諸家姐妹，正在敘談，聽說珍大太太親自來接，寶釵們迎出船頭，彼此相見，悲喜交集。尤氏抬頭猛瞧見馮佩金、孟瑞麟，不覺嚇了一跳，活像尤二姐、尤三姐姊妹兩

個。趕忙問了姓名，寶釵、珍珠向著眾人指點明白，尤氏十分歡喜。下船略敘幾句，見賈府親族，祝、柳、松、桂同年故舊戚友，不約而同紛紛來接。連鐵檻寺、饅頭庵兩處僧尼俱到。甄寶玉、惜春，賈蘭兩家夫婦親來迎接。寶釵們見人多，難以應酬，同夢玉們相商道：「咱們趕著進宅子去罷，親友們來的多，又沒有個坐處。」眾人都說：「甚是。」各上車馬，紛紛進城。

走了半日，才到榮國公賜第。寶釵在車內瞧見門前那對石獅子，覺比當年光彩，大門亦煥然一新。同眾人進宅下車，回想那年離別，想不到今日又進此宅，心中無限悲喜。夢玉領著姐妹弟兄一直進去，很像是熟游之地，各處走了一遍。

寶釵走到當年做親的那間房屋，四面瞧著，正是悲切，只聽見夢玉道：「這間屋子有趣，我就住在這兒罷。」寶釵對他瞅了一眼，覺著心坎上一股冷氣直冒出來，週身就像死人一樣，沒有一點熱氣。眾姐妹忙問道：「寶姐姐你仔嗎一會兒臉上刷白，又發了什麼症候？」夢玉們忙過來扶住。惜春道：「一定是路上受些風霜，且說話勞神，發了舊病。我帶有人參，趕著嚼點子安安審。」忙將人參遞與寶釵。眾人圍著一堆，寶釵歎道：「我的病症就是觀音菩薩也是醫不來的。從此不用提起。」定了一會，神色已轉，留著珍大奶奶婆媳同惜昔接待來的親族。

各家人小子、姑娘媳婦們，各人收拾各家行李衣箱什物。

寶釵同松壽們商議，差人往吏兵二部投文，呈遞履歷，明日五鼓謝恩。吏兵二部先行具奏，明日帶領面聖。誰知宮中傳出皇后懿旨說，薛寶釵係元妃胞弟寶玉之婦，著伊帶領立功女將進宮朝見。吏兵二部同掌宮太監捧著懿旨到來，寶釵們忙擺香案接旨謝恩，款待太監。這太監姓張，是元妃的舊人，賈府的夫人、太太們向是熟識。今見寶釵得了大功，十分歡喜。敘談一會，回宮覆旨。寶釵命海珠、掌珠、秋瑞、汝湘、九如、珍珠、芳芸、紫簫、芙蓉、寶書、佩金、瑞麟趕著收拾料理，務須潔淨整齊，明日同進宮朝見皇后。秋瑞們答應，自去沐浴，薰澤衣飾。松壽、夢玉、桂堂、柳緒、梅春收拾上朝面聖。餘外奶奶們接待賓客。

次日五鼓，寶釵姐妹俱是大妝扮，環佩叮噹，衣裙華麗。

鳳釵鬢髻，盡嵌的是八寶明珍，真賽過蕊宮仙子。松壽們冠帶整齊，不愧玉堂金馬。香茶漱口，各含雞舌同上車馬。弟兄五人來到朝房，伺候寶釵等。是兵部官兒領入後宰

門下車，張太監帶著些小太監相扶照應。走進內宮，到掌宮太監屋裡坐下歇息。等著皇后面聖回宮，各妃嬪們請安朝見已畢，掌宮太監帶領寶釵等排班進宮朝見。

寶釵在前，後面是海珠、秋瑞、掌珠、汝湘、九如、紫簫、珍珠、芳芸、芙蓉、寶書、佩金、瑞麟姐妹十三人，一齊跪下，行三跪九叩首，三呼聖壽。禮畢，端跪不敢仰視。寶釵奏道：

「臣薛寶釵係榮國公賈法孫媳，工部員外郎賈政兒媳，舉人欽封妙覺禪師寶玉之妻。平賊得功，欽封武烈夫人，恭謝天恩。」

海珠奏道：「梅海珠，舉人梅白之女，太僕寺卿祝筠之媳，編修祝夢玉之妻。軍功欽封恭人，恭謝天恩。」珍珠奏道：「賈珍珠，榮國公賈法孫女，工部員外郎賈政第四女，禮部尚書祝鳳兒媳，欽賜一甲第三名進士、授翰林院編修祝夢玉之妻。

平賊有功，欽封恭人，恭謝天恩。」掌珠奏道：「梅掌珠，舉人梅白次女，太僕卿祝筠之媳，編修祝夢玉之妻。軍功欽封恭人，恭謝天恩。」秋瑞奏道：「鞠秋瑞，國子監祭酒鞠冰孫女，知縣鞠洲之女，編修祝夢玉之妻。軍功欽封恭人，恭謝天恩。」

汝湘奏道：「鄭汝湘，係太常寺少卿鄭成孫女，候選鹽鐵副使鄭江之女，太僕寺卿祝筠之媳，編修祝夢玉之妻。軍功欽封恭人，恭謝天恩。」紫簫奏道：「魏紫簫，係候選員外郎祝露之媳，編修祝夢玉之妻。軍功欽封恭人，恭謝天恩。」九如、芳芸、芙蓉挨次奏畢。薛寶書奏道：「係禮部主事柳逢春之媳，欽賜一甲二名進士、授翰林院編修柳緒之妻。軍功欽封恭人，恭謝天恩。」佩金奏道：「馮佩金，係禮部主事柳逢春之媳，編修柳緒之妻。軍功欽封恭人，恭謝天恩。」瑞麟奏道：「孟瑞麟，係嶺南節度使定國公松柱之媳，金吾衛冠軍都督御林軍使松壽之妻。軍功欽封恭人，恭謝天恩。」

皇后聞奏，深為喜悅，問：「榮國公尚有何人？」寶釵奏道：「臣姑王氏現在堂，即內閣大學士王子騰之胞妹，年近六旬，精神康健。嫡長孫賈蘭，現蒙聖恩賜襲榮國公爵。」皇后又問：「寶玉何以出家？可有子女？」寶釵奏：「書癡多病，無福仰受國恩，出家為僧，嗙經報國。幸有一子，年齒尚幼。」

皇后道：「爾等俱是國家世臣，須以忠孝教誡子孫，不失為忠良之後。」寶釵們一齊叩首道：「謝皇后慈恩。」皇后又道：「聞祝夢玉有金釵十二，今見九人，尚短三人，

果能齊數否？」寶釵奏道：「尚書祝鳳，世代單傳，至祝鳳弟兄三人，又僅此一子。祝鳳之母松氏，即定國公松杜之姑母，欲廣後嗣，三房各為娶媳，每房一正三副，遂成十二金釵之數。」皇后點頭道：「榜眼、探花命婦在此，不知你等可曾見過新狀元之妻？」寶釵奏道：「狀元梅春，係祝鳳胞妹之子，娶妻文湘，即鄭汝湘之胞妹。」皇后點頭問道：「祝編修可有姐妹？」寶釵奏道：「夢玉有胞妹修雲，係兵部侍郎桂恕之媳，金吾都督冠軍使桂堂之妻。」

皇后大悅，傳旨：「明日召祝夢玉十二釵，並松、桂、梅、柳及榮國公賈蘭之妻，各命婦進宮朝見。仍命武烈夫人薛寶釵帶領引見。」一面傳旨賞宴。寶釵們叩首謝恩，皇后退入後宮。

首領太監領寶釵們到偏殿領宴。寶釵等叩首領宴謝恩，又謝過大小太監，這才出來。

已是晌午時候，松壽、夢玉眾弟兄謝恩面聖。天顏大悅，各有所問。奏對良久，欽賜御宴。五人謝恩回宅，聽說寶姑奶奶尚未出宮，心中惦記，拉著蘭大爺同往後宰門來探聽消息，遇著珍大爺父子也在那裡候信。等了好一會，見個小太監出來知會套車，各家人趕忙伺候。只見多少大小太監扶著出來，夢玉、松壽們忙迎上前去。寶釵道：「皇后有旨，明日召十二釵同各命婦進宮朝見。」海珠、珍珠、寶書們大概說了兩句，趕著上車回宅，傳了皇后懿旨，各家喜歡之至。

寶釵命眾姐妹趕著修整容貌，斟酌衣飾，一面偷空兒到寧府來給賈赦、邢夫人磕頭請安。赦老爺又娶個宋姨娘十分得寵。

邢夫人老退一邊，不管閒事，拉著寶釵、珍珠一把鼻涕一把眼淚，說不了這幾年的冤苦。寶釵們略坐一會，趕著回家照應料理。

到四更天，內外起來梳洗。眾姐妹加意妝飾，極盡人間佳麗。珠玉錦繡，華美非凡。寶釵開出名單，按人點去，先點十二釵：彩芝、秋瑞、珍珠、汝湘、九如、海珠、掌珠、芳芸、紫簫、友梅、芙蓉、蟾珠。梅狀元的文湘，柳榜眼的寶書、佩金，桂金吾的修雲，松都督的瑞麟，榮國公的秋白。寶釵道：

「連我共十九人，先演一回跪拜、奏對之事。」檢點明白，夢玉們親送至後宰門，見好些太監在這裡等著。寶釵為首，領著眾姐妹冉冉而去。夢玉瞧著真賽過一群廣寒仙

子，十分歎美。

松壽也正望的出神，不提防後面一人攔腰抱住，叫道：「我今日找著你了！」松壽大吃一驚，不知那抱的是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